

新吳郡二倩科志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新 倩 籍

徐 禎 卿 撰

本館據紀錄彙編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二

新倩籍叙

徐禎卿

余少何延大人之惠幸弛負擔緣經術以舉諸生竊不遜與從事二三君子之末斯人俱有髦雋材器角名文墨中居止矐近相與競驩密樂締金石之固要在不遺吾願識其誠言其就白頭廼究耳但羽翮各盡靡可品列茲在身後自有權度之區因綜核志行紬緝如左貽之將來俾可考焉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二

新倩籍

徐禎卿

唐寅字伯虎雅資踈朗任逸不羈喜翫古書多所博
通不爲章句屈文務精思氣最隄厲嘗負陵軼之志
庶幾賢豪之蹤俛仰顧眄莫能觸懷家貲微賤而饜
習優汰不能自裁日以單瘠跼然處困嚼杯對友引
鏡自窺輒悲以華盛時榮名不立俟河之清人壽幾
何恐世卒莫知沒齒無聞悵然有抑鬱之心乃作昭
恤賦以自見又嘗自論曰嗟乎唐生何志之肆而材

之縮邪君使剖質相明亦足以彰偉觀流薄曜也素
伉於意氣怪世交鄙甚要盟同比歿生相護毋遺舊
恩故長者多介其誼槩云

系曰有鳥驕斯高飛提提飲擇清流棲羞卑枝倣
蕩激揚操比俠士超騰蹕詭又顙君子長鳴遠慕
顧命儔似猥叙苦辛仍要素辭與子同心願各不
移恒共努力比翼天衢風雨凌敝未勿散飛天地
閉合廼絕相知

文壁字徵明篤好據古治聞舊事善議論學者咸高
之性專執不同於俗不飾容儀不近女妓意淡薄儔

類有小過時見排抵人有薄技亦往往歎譽焉述造
勤工常矯諸友曰君等並持欺說而璧獨操翰自苦
譬之騶驥泛駕蹇牛負軛誠不可共語也與諸生朱
良育善良育亦卓雅通古謂璧曰夫祿不能代養榮
不能庇身時逝日莫將愁厄之不勝子其計之璧曰
否否命不可枉時不可忽人生寔難不勤何獲柰何
計硜硜之憂反不因邪子行矣無戾我圖異日當不
苦余言也良育竟深賢之余甚儒其狷志賦詩以廣
之云爾

蒞生茨蒿中芬臭不相連朱紫本異色觀者苦自

眩憤憤世俗間方類千萬端君子尚貞詭薄庶好
驕揚磁石能引鍼砥礪乃獨堅鸞鳳不從群何況
於高賢舍和而不同聖哲所稱焉飛蠅惡熱羣勗
哉復何言

邢參字麗文爲人沉靜有醞藉固而不陋嘉遯城市
不覓榮祿貧無恒業嘗教授鄉里以著述自娛無所
干同人皆尚之參志旣高而材學精美多屈士子僉
以參之淑懿有四焉養和靖躁汪汪德心恬泊處約
一何潔操文優氣柔君子之思奮槩履方恂恂誼士
近之不厭遠之有望是其爲人者乎余因作歌以申

歡慕辭曰

雲中鵠子鳴且蜚三三五五將焉歸歸在外野獨
徘徊從朝無梁暮不炊於何求乎蘆之漪我將往
饋羹中魚將子不饑兮我心愉

張靈字夢晉性聰明善習技巧家本貧窶而復挑達
目恣不脩方隅不爲鄉黨所禮惟祝允明嘉其才因
受業門下嘗作文以厲之闊涉篇籍能潛識強誦文
思便敏驕曼可采但恨生命逼苦遭歷艱困禍殃紛
然內無僮僕躬操力作饔飧不繼父母妻子愁思無
聊偃息弊廬喟然長歎結心鬱志不遂所懷然不能

感激立節君子有所嘲焉其詩曰

咄咄張豎生時命一何迫窘狂趨欲何之家無斗
石儲爲汝戚戚復戚戚撫耄老幼當從何須晨起
弗躋躅且往探囊皆空負文史腹腸枯竟奚爲寒
冬十月裏無重襦短褐聊庇形豈有貂氈之華衣
杵臼不聞春稚子前告饑寧逢猛虎闖安忍兒女
啼滄浪之天弗用信之賢愚混厚薄若何徒區區
芝蘭輟爲草行當隕塵泥悲哉悲哉令人瘁思昔
在原憲環堵蕭如仲蔚高士蓬蒿閉居總繼厥後
賢名並驅辭曰湯湯黃河一何深百尺蟠蛟中夜

鳴爲君趲車馳洛京思將誰從邈無朋飯彼莪芋
終何以聊生

錢同愛字孔周早負才思不受俗訓善文采夸飾脩
容軼蕩間濶雅爲士林所獎嘗挫溺於時意氣激揚
耿然有青雲之思庶騰顯美志爲終身名惜其不遂
廼專精古學諷閱傳記心朗性明目涉知義疆力自
振學有浹洽將沈蓄英華秀而求實綜成名言貽之
同好而已唐生甚信篤之常謂人曰夫健駒昂昂終
爲遠器况志士少壯奚能有量哉顙嘆其知言云歌
曰

鑽火木見毀策名神亦疲豈不踰食膽健子甘如
飴匪爲甘如飴男兒寔難爲賢者恤身後愚夫貪
厚貲人生各有重定志靡可移

吳郡二科志

閻秀卿撰

本館據紀錄彙編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吳郡二科志叙

天下惟東南爲最東南惟吳會爲最山川糾鬱材產
饒裕昔人謂多奇材士聲施于世舊矣柱史紀其美
郡乘書其長固不待更緝而其未緝者不能獨已也
則亦待善述者有取焉予嘗攷之有達官有碩輔有
忠臣有循吏有孝子有節婦皆可書皆盛于他郡顧
才能樸樸不足與執筆而羈于時學又不能爲之書
是予非可待者可待在人也弘治癸亥予家居無聊
更多人事之擾因思郡之爲文苑者頡頏相高流美
天下是生有榮而沒有傳不可幾矣郡之爲狂簡者

磊落不羈怨愁悉屏是任其真而全其神不可幾矣
遂類其言行作二科志非敢供太史之采直以自玩
且使一二知己贊明之也生魄前三日叙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一

吳郡二科志

閻秀卿

文苑

九五人

傳曰言而不文行之不遠含章之義偉哉孰得而非
之上則金門貝闕之情下則緝柳編蒲之旨大則君
民郊廟之談微則草木河山之興莫不書鼎鐘鐫金
石供耳目於當今樹風休於永世者也故逸才以高
其宗絕識以裁其博定格於大雅敷綺於真華則光
流有粲價重無前可得而易職乎夫人文之宣地靈

所萃旁觀列國多絕太和是以典故雖存駕馭者鮮綴文之士千里而一人焉落落足音已無裨益蚩蚩之黨靡所取裁此靈蛇之珠侯生擅握雕龍之曲崔氏自專也吳江南上郡佳麗所鍾言游而降玉軼交馳百家之詞總六變之律諧若機雲二雋尤拔同趨月相瓊姿天下所想泣其靈者時有詞傑所就雖殊並華國之音平區而別之使景企者自擇

楊循吉

楊循吉字君謙吳縣人居郡湮之南濠幼秀雅望之朗然甫弱冠舉進士第會試洎殿試皆十九名方射

策時匏菴索其文讀之曰殊清雅有偉才但駢驪多
非當時體不然狀元無難也循吉雅自負不以爲然
暨傳臚果不及第除禮部主事非其好也適有業姑
布術者稱善相往從卜之曰君貌非常人惜促數循
吉曰我壽幾何曰明年乎宰木拱矣循吉迺大驚投
病移免歸後竟無恙循吉喜讀書居家益得涉獵蓋
無所不通作文則淫思竟日不肖苟文用精絕人有
戲之者曰祭酒每多更草假令紙貴奈何循吉曰方
辭雉尾暇日常多政當摘藻抽心使洛陽紙貴耳嘗
怪文章家多僞書於董氏誌發之其文曰後世之文

壞於銘墓豈惟壞文復壞史也人死凡有力者便得銘無不以爲忠臣孝子慈母烈婦廉士才人也夫賢者固不若是之多也則文安得不壞而天下之誠忠孝慈烈廉才者何怪乎人之不信也嗚呼真僞相亂史何徵焉故曰僞銘之究能壞史也今人束一帛以詣人乞銘無辭者不知人有當銘有不當銘當代之鉅公當銘鄉先生當銘其人有行誼當銘有文章經術當銘與親戚當銘朋友當銘朋友之父母當銘如是而已矣有其事則書其事無其事則書其歲月如是而後銘可徵也文可信也史可采也或以尊或以

賢或以交游銘乃不愧不然則是文章家之劫竊蠹害也豈可哉性好山水嘗論郡中奇勝得金山因結廬居焉作金山雜志後徙南峰因號南峰山人每讀書得意則手足不能禁人由是謂之顛主事

論曰文章之習不可一渝格歸於到而已精金不駁光麗五行固人望而敬雖不飾廟堂亦天下器楊君何怯於人粵稽惟劉子政之倫足以爲比彼靡麗者下矣

祝允明

祝允明字希哲長洲人也祖顥累官叅知政事母徐

氏爲特進武功伯天全翁女允明聰慧絕倫博學工
屬文不爲章句右手指枝因號枝指生爲人好酒色
六博不修行檢屢爲雜劇少年習歌之初在郡學御
史山陰司馬堊按直隸檄郡學有博學能爲古文詞
者免課書更殊禮遇郡以允明當堊按吳允明從諸
生中擢行相見禮侍郎徐公貫嘗讀允明所爲文愛
之數加存問由是延譽兩都知與不知莫不曰允明
天下士也大抵宗左氏傳班氏書作爲文章高古雄
杰中鄉闈屢春官下第弘治戊午太倉建州成廵撫
彭公禮曰不可無書然書所以堊後必得祝允明琴

川桑悅於文章無所讓亦曰天下無多人獨長州祝
某翰林羅玘與悅三人耳玘江西人亦知名玘與悅
微有隙而悅初未識允明力詆咲及從石田所見其
文廼嘆服由是觀之蓋公論也允明有一黑貂裘甚
美欲市去或曰青女至矣何故市之允明曰蒼頭不
言吾何以識時楊儀部循吉與允明並有文才人皆
稱之而先循吉循吉戲曰謂卿之文循吉所不如何
廼楊祝稱允明曰馬固去驢遠甚然未聞人曰馬驢
也辨給類此書學尤神妙

論曰葉悅天下大俠也其所稱止兩人而希哲與焉

豈非逸羣拔類不可多得者乎唐有樊紹述文章屈曲希哲似近之然雅重之姿樊殆不及也惜乎不自厚分才雜劇此亦俳優工戲何異已虜千里名駒未始不蹄齧矣

文壁

文壁字微明温州刺史林次子也性方古威儀舉舉自宋元暨國家典故無所不能通詩學喜石曼卿梅聖俞尤長于法書雲間張弼書名雄天下識者評之不如壁遠甚壁所善沈石田尤愛敬嘗爲推策曰徵明庚甲何異廼聰明若此食性多禁尤不喜楊家果

人或笑之作解嘲詩其詞曰南風微微朝夜吹暑雨
未到山中時此時珍果數何物五月楊梅天下奇纖
牙彷彿嚼冰雪染指頃刻成臙脂論名列品俱第一
我不解食猶能知天生我口慣食肉清緣却欠楊梅
福冰盤滿浸紫威蕤常年只落供吟目千金難致漠
北寒壯人老去空垂涎渠方念之我弃捐食性吾自
知吾偏十年枉却蘇州住坐令同儕笑庸鄙幾回欲
作解嘲詩曾未沾唇心不死葉生生長楊梅塢眼看
口啖日千顆願從君口較如何補作西嶠楊梅歌父
在任卒壁往奔喪府僚及縣大夫僉計以銀千兩餞

樞行璧辭曰先君泰作府曾未貨取一毫不幸以疾卒斃得其正而使不肖愛斯贈是欺死父也且先君以正死不肖可以不正生乎固不受居喪按禮人多稱之

論曰文人無行蓋自古而然徵明於辭受之間決之以義千金之重等視浮雲行已不當爾耶是能立德者已賢哉乎斯人

唐寅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吳趨里人有俊才博習多識善屬文駢驪尤絕歌詩婉麗學劉禹錫爲人放

浪不羈志甚奇沾沾自喜衡山文林自太僕出知溫
州意殊不得寅作書勸之文甚奇偉林出其書示刺
史新蔡曹鳳鳳奇之曰此龍門燃尾之魚不久將化
去寅從御史考下第鳳立薦之得隸名未几果中式
第一先是洗馬梁儲校寅卷歎曰士固有若是奇者
耶解元在是矣儲事畢歸嘗從程詹事敏政飲敏政
方奉詔典會試儲執卮請曰僕在南都得可與來者
唐寅爲最且其人高才此不足以畢其長惟君卿獎
異之敏政曰吾固聞之寅江南奇士也儲更詣請寅
三事曰必得其文觀儲令寅具草上三事皆敏捷會

儲奉使南行寅感激持帛一端詣敏政乞文餞後被
逮竟因此論之寅罷歸朝臣多嘆惜者歸無幾緣故
去其妻寅初爲諸生嘗作悵悵詩其詞曰悵悵莫怪
少時年百丈游絲易惹牽何歲逢春不惆悵何處逢
情不可憐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夢中煙前程
兩袖黃金淚公案三生白骨禪老後思量應不悔衲
衣持鉢院門前允與其事合蓋詩識也後作多怨音
其自詠曰擁鼻行吟水上樓不堪重數少年游四更
中酒半牀病三月傷春滿鏡愁白面書生期馬革黃
金說客剽貂裘近來檢校行藏處飛葉僧家細雨舟

每謂所親曰枯木朽株樹功名於時者遭也吾不能
自持使所建立置之可憐是無枯朽之遭而傳世之
休烏有矣譬諸梧枝旅霜荀延奚爲後復感激曰大
丈夫雖不成名要當慷慨何廼效楚囚因圖其石曰
江南第一風流才子

論曰伯虎以不能謹行終身歷落欲施于世者可以
觀矣其所逮事不可知就其家論之不裕縱使果然
世之爲市科目者多而彼獨白著豈非命與且如伯
虎之才授之底石何愧惟其不克令終豪士亦解骨
也

附伯虎書一首

寅白徵明君卿竊嘗聞之繁吁可以當泣痛言可以
譬哀故姜氏嘆於室而堅城爲之隙堞荆軻議於朝
而壯士爲之徵劍良以情之所感木石動容而事所
激生有不顧也昔每論此廢書而嘆不意今者事集
於僕哀哉哀哉此亦命矣俯首自分死喪無日括囊
泣血羣於鳥獸而吾卿猶以英雄期僕亡其罪案殷
勤教督罄竭懷素缺然不報是馬遷之志不達於任
候少卿之心不信於蘇季也計僕少年居身屠酤鼓
刀滌血獲奉吾卿周旋頡頏婆娑皆欲以功名命世

不幸多故哀亂相尋父母妻子躡踵而沒喪車屢駕黃口嗷嗷加僕之宥跌無羈不問生產何有無付之譚咲鳴琴在室坐客長滿而亦能慷慨然諾周人之慇嘗自謂布衣之俠私甚厚魯連先生與朱家二人爲其言足以抗世而惠足以庇人願膏門下一卒而憚世之不嘗此士也蕪穢日積門戶衰廢柴車索帶遂及藍縷猶幸藉朋友之資鄉曲之譽公卿吹噓援枯就生起骨加肉猥以微名昂東南多士之上斯時也薦紳交游舉首相慶將謂僕濫文筆之縱橫執談論之戶轍岐舌而贊交口而稱牆基下遂爲禍

的側目在傍而僕不知從容晏笑已在虎口庭無繫
索貝錦百足讒舌萬丈飛章交加至于天子震嚇
名捕詔獄身貫三木卒吏如虎舉頭搶地洩泗橫集
而後崑山焚如玉石皆燬下流難處惡惡所歸續絲
成網羅狼衆乃食人馬斃切白玉三言變慈母海內
遂以寅爲不齒之士仍拳張膽若赴仇敵知與不知
畢指而唾辱亦甚矣整冠李下掇墨甌中僕雖聾盲
亦知罪也當衡者哀憐其窮點檢舊章責爲部郵將
使積勞補過循資干祿而遽除戚施俯仰異態士也
可殺不能再辱嗟乎吾卿僕幸同心於執事者于茲

十五年矣錦帶懸髦迨於今日瀝膽濯肝明何嘗負
朋友幽何嘗畏鬼神茲所經由慘毒萬狀眉目改觀
愧色滿面衣敝不可伸履决不可納僮僕據案夫妻
反目舊有獐狗當門而噬反視空中飀飀破缺衣縷
之外靡有長物西風鳴枯蕭然羈客嗟嗟咄咄計無
所出將春掇棄槌秋有橡實餘者不迫則寄口浮屠
日願一餐釜不謀其夕也呼歎乎哉如此而不自引
决抱石就木者良自怨恨筋骨柔脆不能挽強執銳
攬荆吳之士劍客大俠獨當一隊爲國家出死命使
功勞可以紀錄乃徒以區區研摩刻削之材而欲周

濟世間又遭不幸原田無歲禍與命期抱毀負謗罪
大罰小不勝其賀矣竊窺古人墨翟拘囚乃有薄喪
孫子失足爰著兵法馬遷腐獄史記百篇賈生流放
文詞卓落不自揆測願麗其後以合孔氏不以人廢
言之志亦將櫟括舊聞總統百氏叙述十經翱翔蘊
輿以成一家之言傳之好事托之高山沒身而後有
甘鮑魚之腥而亡其臭者傳誦其言探索其心必將
爲之撫缶命酒擊節而歌嗚嗚也嗟哉吾卿男子闔
棺事始定視吾舌存否也僕素迭俠不能及德欲振
謀策操低昂功且廢矣若不托筆扎以自見將何成

哉譬若蟬蛻衣裳楚楚身雖不久爲人所憐僕一日
得完首領就下見先君子使後世亦知有唐生者歲
月不久人命飛霜何能自戮塵中屈身低眉以竊衣
食使朋友調僕何使後世謂唐生何素曰輕富貴猶
飛毛今而若此是不信於朋友也寒暑代遷寒葛可
繼飽則夷游饑乃乞食豈不偉哉黃鵠舉矣華鷗奮
矣吾卿豈憂戀殘豆啐腐鼠耶此外無他談但吾柔
弱不任門戶傍無叔伯衣食空絕必爲流莠僕素論
交者皆負節義幸捐狗馬餘食使不絕唐氏之祀則
區區之懷安矣樂矣尚復何哉唯吾卿察之

徐禎卿

徐禎卿字昌國琴川人徙家吳縣遂占籍焉貌侵生
天性穎異家不蓄一書而無所不通與吳趨唐寅相
友善寅獨器許薦于石田沈周南濠楊循吉由是知
名屢臺試不捷父惡之禎卿嘆曰橋梓之間正須和
協今而及此誠爲可痛且處囊脫穎君子之常何至
蓬索步乎因感屈子離騷作歎歎集論者以文章江
左家家玉煙月楊州樹樹花爲集中警句雖沈宋無
以加又斷作詩之妙爲談藝錄陳內翰霽見之曰所
觀多矣皆莫如他日當獨秀吳中可也辛酉登鄉書

論曰三閭被讒見斥作賦自悼其時齒已長度終不得用故也又楚人習於怨有觸卽施彼亦習之所使者耳昌國年方熙妙所不遭特細而勾吳素多奇節士豈其流之聲詩者戲耶非也已虜不察矣然文章俊拔足繼前賢可慕良休未有踰此者矣美哉

狂簡

九二八

曲禮羈躬聖人之教任情孟浪狂士所崇天水違行矛盾不律矣仲尼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廼眷念之深何乎豈不以絕異之姿木鐸易觸卓犖之行席珍所存如琴牢音歌臨弔曾點童冠浴沂相伍

門下或加旌褒取之於可漸也沿是而還建除不一
逖觀往詰可得而言高則爲俠成名下則滑稽自表
四豪名過筌宰七賢散處竹林相如甘立壁之困正
平發坐塚之談優孟垂葬馬之淚畢卓忍竊酒之羞
王衍寧馨阮瞻將無李白奇才義山浪子史曰言不
純師行不純德應諧似優穢德似隱蓋不獨東方生
然也要皆大道未由風流未許方馳末路觀咲常多
豈非所謂跣弛者乎彼拘士守尺寸之義射聲利於
時不可同年語矣得所見聞桑悅張靈背此類因連
屬其事

桑悅

桑悅字民懌居海虞之沙溪穎悟博學凡讀書過輒焚曰既能憶矣何所用之敢爲大言更不量嘗銓次古人以孟軻自况班馬屈宋而下不論也有問韓文曰此小兒號嘍之聲問翰林文學曰虛無人舉天下亦惟悅最高耳其次祝允明其次羅玘由是喜俠者多慕焉海虞水利素亦重部使者每駐節悅詣謁之書刺曰江南才子桑悅拜時悅爲博士弟子固不當刺又厚誇使者大駭不解其爲何物人問左右曰書生也廼延之校書而預刊落以試悅校至不屬卽索

筆請書足使者敬俯因規之子大夫服高世之資弘博無前正須玉立以待昂霄晉人衰世之習非所宜追者也間者屈迹一來獎特可異不有今日幾失南金若更不裁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襲之後以貢士試禮部文大奇典試曰豈江南桑生耶狂士狂士遂下第大學士丘濬慕其名召令觀所爲文給曰某人譔悅心知之曰明公調悅不怯穢乎何得若文而令悅觀濬曰然則生試爲之歸譔以奏濬稱善濬嘗饋以純項悅詣謝濬曰純項美何如生固耳之否也對曰使悅嘗上方芍藥饌所不足耳而一純項何殊草具

哉初悅名在乙榜至是調某州博士濬贈之牡丹一種戲曰後當遷洛陽令故遺生袁家紫對曰明公知未形事豈已飲上池水乎其便利如此山東提學掾將行詣濬別濬曰某州博士桑悅有文才宜加優禮椽至州悅不爲迎椽問長吏悅今何在豈有恙長吏素遭狎侮皆啣之曰無恙此人虛有重名自負不肯來椽使吏往令之悅曰連霄旦雨滂此傳舍汜家室皆不康何得候椽言旣據胡牀坐吏赧歸椽益兩史使促之必來悅怒曰始吾謂天下未有無耳者廼今知有無耳者椽是也且悅非可能令來者椽非可能

召悅者必欲相屈乎不能也第還三日後來復則不
來矣椽聞欲收之緣濬不果後三日悅詣椽見禮博
士當跪椽悅長揖卽就列椽作厲曰博士以椽爲不
當跪耶不足跪耶卽有學何能加廼公悅前口昔汲
長孺不拜大將軍未聞獲譴豈大將軍不如明公耶
汲長孺賢過悅耶今明公以面皮相恐豈寥廓之士
可籠之威重耶悅雖賤誠所不能當但悅去則天下
莫不曰明公不容悅因解綬請去椽不得已容之椽
嘗選兩博士自隨悅在選他博士被顧問必端拱對
侍校文不坐悅請曰犬馬齒長不能以勍力爲禮亦

不能久任立願假借且使得坐卽移所便坐按御史
聞悅名數召問謂悅曰匡衡講經書能解人願今子
亦復能乎對曰悅所談玄妙匡衡不敢望假令匡衡
而在可使解願何但名公願賜清閒之宴御史壯之
令坐講悅固跣足捫蝨御史不能禁令出後復薦之
遷長沙別駕尋轉柳州州迫西戎荒落殊甚悅不堪
思歸因作詩有鷓鴣道我行不得杜宇勸人歸去休
之句會丁外艱服闋遂不就居家益不飾褐衣楚製
往來艷邑間

論曰以民懌之才加之繩墨上可以休贊龍章下可

以美壘免跡蓋文以行彰位無虛踐也而落落下僚
豈命也哉文則雋拔欲使端士祖述難矣世固有雅
量之賢成就其志謙尊君子不亦相去遠乎其所詆
咎皆古今名碩固難盡是亦難盡非傳曰咎古人之
未工忘已事之已拙則其大較也孟軻在當時無所
遭而民懌穰之可謂千載知己推原其意豈亦以軻
爲狂耶狂者未嘗無人至如民懌可與進取者也

張靈

張靈字夢晉吳縣人家故貧窶作茶閭閻至靈始讀
書好交游爲俠客至不過具器而必欲極其歡靈醉

則使酒作狂每嘆曰日休小豎子耳尚能稱醉士我
獨不能醉耶所與遊者吳趨唐寅最善寅嘗擬遊武
丘召靈與俱往促之尚卧寅抵寢所呼曰日高春矣
睡何爲得無夢晉乎靈覺怒曰今者無酒雅懷殊不
啓方入醉鄉又爲相覺寅曰所以來固欲邀子靈喜
加衣起遂與寅上舟扣舷痛飲作野人歌會數賈飲
于可中亭且詠詩靈曰此養物登高不過弄杯酒耳
固不能詩而抽心焦思豈不過誤哉因更衣爲丐者
上賈與之食啖之謂曰卿子厚潤屋之資當四美之
會登高能賦又有大夫之才此誠皇矣奉卿子厚也

吾所得之雖至薄而詩亦能請狗尾續賈咲曰丐者
得無誑之最乎時賈所爲詩有蒼官青士扞握伊尼
諸詞因以問靈靈曰蒼官松也青士竹也扞握兎也
伊尼鹿也賈始駭令賡靈卽揮毫不已凡百絕抵舟
命童子易維蘿陰下令迹絕賈使人察之不見也皆
以爲神仙賈去復上亭朱衣金目作胡人舞形狀殊
絕初靈與寅俱爲罷學生博古相上適鄞人方誌來
督學惡古文詞察知寅欲中傷之靈挹鬱不自遣寅
曰子未爲所知何愁之甚靈曰獨不聞龍王欲斬有
尾族蝦蟇亦哭乎後靈果爲所斥罷或謂之曰以子

之才顧不得激致青雲乃重遭顯弃豈無雉經之用而何以立於世靈曰昔謝豹化爲蟲行地中以足覆面作忍耻狀使靈用子言亦當如是矣縱不爾亦安得更啣鑿落耶靈能人物畫人皆推之

論曰放情任志未有不罹者也君子至此極亦豈可更常哉若匹夫爲諒則不察之甚夢晉家寔被斥自畫無俚矣然尚嬰情洒德不渝前操老子曰上德若谷大白若辱豈謂是與其才氣過人足以發青條之華檢制雖短截長足補謂之狂士可得無愧焉

西江詩社宗派圖錄

張泰來述

本館據知不足齋
叢書本影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余嘗以西江詩派論課士於豫章率昧於題旨鮮當人

意者張吏部扶長以致政家居老年好學彙編覽羣籍

撫拾遺事錄其有關於呂居仁宗派圖者去各立曰

傳且推原作圖之意編次成帙名曰西江詩社宗派圖

錄俾後學得以觀覽甚盛舉也然詩有統有派余友劉

子山蔚曰統猶水行於地滙於歸墟而總爲天一之所

生非支流別汊之所得偏據以爲名至於四瀆百川之

旣分分而溢溢而溯其所由出然後稱派以別之派者

蓋一流之餘也居仁之名山谷殆以一流小之非尊之

也而自附於一流抑又自小之甚矣學者誠卽扶長此錄以洞然於西江詩派所自出知其學之有本非同於汗瀆更引申於山蔚之論而有得於風雅之大源則幾矣扶長以爲何如康熙辛未季秋商丘宋犖題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

南州 張泰來 扶長述

呂居仁作江西詩社宗派圖自黃山谷而下列陳後
山等凡二十五人 陳師道 潘大臨 謝逸 洪

朋 洪芻 饒節 祖可 徐俯 林敏脩 洪炎

汪革 李錞 韓駒 李彭 晁沖之 江端本

揚符

廷博案揚原作楊今據
宋刻劉後村集校正

謝邁 夏倪 林

敏功 潘大觀 王直方 善權 高荷 呂本中

此浚儀王伯厚小學紺珠定本也胡氏苕溪漁隱與

山堂肆攷有何顗而無高荷且列洪朋於徐俯之後
豫章志有高荷何顗而無何顗呂本中復不在二十
五人之中恐傳鈔有誤今竝記之

說者謂居仁作圖旣推山谷爲宗派之祖二十五人
皆嗣公法者今圖中所載或師老杜或師儲韋或師
二蘇師承非一家也詩派獨宗江西惟江西得而有
之何以或產於揚或產於兗或產於豫或產於荆梁
似風土又不得而限之矣或謂三百五篇而後作詩
者原有江西一派自淵明已然至山谷而衣鉢始傳

似宗派盡于二十五人也及攷紹興初晁仲石嘗與
范顧言曾裘父同學詩於居仁後湖居士蘇養直歌
詩清腴蓋江西之派別坡公謂秦少章句法本黃子
夏均父亦稱張彥實詩出江西諸人范元實曾從山
谷學詩山谷又有贈晁無咎詩執持荆山玉要我雕
琢之彼數子者宗派既同而不得與于後山之列何
也呂公嘗譏紫薇詩話見諸篇什者僅八九人而止
餘悉無聞焉抑又何也聞公尙有師友淵源一書惜
未之見耳大抵宗派一說其來已久實不昉自呂公

也嚴滄浪論詩體始於風雅建安而後體固不一逮
宋有元祐體江西體註云元祐體卽江西派乃黃山
谷蘇東坡陳後山劉後村戴石屏之詩是諸家已開
風氣之先矣居仁因而結社一時壇壝所及遂有二
十五人爰作圖以記之詎必溯其人之師承計其地
之遠近歟觀呂公自序有云同作竝和雖體製或異
要皆所傳者一其厓略殆可觀矣坡老云吾於詩人
無所甚好獨淵明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
謝李杜諸人皆莫能及淵明旣往諸家皆南北宗爾

摩圍老人卽欲避此一席何可得哉竹坡周少隱曰
呂舍人作宗派圖自此雲門臨濟始分矣東坡寄子
由詩贈君一籠牢收取盛取東軒長老來則是東坡
子由爲師兄弟也今謂其說始於呂公不幾爲論世
尙友者所竊笑乎矧江西宗派不止于詩卽古文亦
有之不獨歐陽曾王也時文亦有之不獨陳羅章艾
也推之道德節義莫不皆然余以老耄失學藏書散
軼抱甕之暇無以自娛適大中丞朱牧仲先生采風
以此命題友人有過蓬戶而下問者聊書此意以荅

之猶恐世遠言湮卽舉二十五人之姓氏索其詳而
不可得迺紀厥爵里徧覽羣籍摭拾遺事錄其有關
於宗派圖者人各立一小傳編次成帙名曰江西詩
社宗派圖錄俾後之學詩者得以覽焉

陳師道

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己徐之彭城人自號後山居士元
祐三年蘇軾傳堯俞孫覺薦爲徐州教授又梁燾薦爲
太學博士歷祕書省正字學識負絕有經世才一時問
業者甚衆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後山心非其說遂絕

意進取至是始以薦得官家極貧苦吟每偕及門登臨
得句卽急歸臥一榻以被蒙首惡聞人聲謂之吟榻家
人知之卽嬰兒稚子亦抱寄隣家自咏絕句此生精力
盡於詩殆無忝矣山谷曰履常天下士也讀書如禹之
治水知天下之絡脈作詩得老杜句法今之詩人不能
當也爲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論事救首救尾如常山
之蛇時輩未見其比初寓京師傳欽之欲識其面以問
少游少游曰是人非持刺字伺候公卿之門者不可致
也章惇在樞府將薦之於朝以書招之後山荅云公卿

不下士尙矣乃獨見于今夫相見所以成禮師道于公
有貴賤之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不可見也終不
往東坡出知杭州道由南京後山爲教授時欲往迎之
告徐守孫莘老孫不之許乃託疾私行至南京與坡公
同舟直下抵宿而後返爲劉安世所彈余觀後山越境
而見東坡當軸而不見子厚曾何得喪足繫其胸次哉
癯翁詩評冲寂自妍不求識賞眞詩如其人矣林擇之
問朱文公曰後山詩恁底深他資質儘高不知如何宜
去學山谷公荅云後山雅健勝似山谷然氣力不及山

谷較大此其所以推服弗置也坡公最重後山書曾有一帖已遺荊州李翹叟繼以本借來謄出適爲役夫盜去鬻於僧寺追取得之復歸翹叟翹叟猶恐此卷再爲盜所得也肩鏑藏之坡公聞之不禁拊掌惜乎扈從南郊不屑服趙挺之衣竟以寒疾死悲夫二子豐登豐亦能詩建炎中以父故得官過江爲會稽判郡長李鄴降敵豐亦并驅以北登一云後遂無在江左者無已著述繁多今世所傳率多僞雜惟門人魏衍昌世編後山集二十卷最善詩話談叢放翁疑爲後人贗作洪容齋亦

云談叢載國朝事失於不攷究多爽其實非公筆也長短句二卷胡元任云後山自謂他文未能及人獨於詞不減秦七黃九其自矜如此

潘大臨 潘大觀

大臨字邠老黃岡人才性明敏凡經史百家之書無不融貫善屬文而尤匠心於詩元豐中寓齊安得句法於坡公次弟大觀字仲達俱以詞翰名家山谷誦其五言句覺翰墨之氣如虹猶足貫日邠老年雖少而風度恬適殊有塵外之韻山谷屢囑諸甥從之遊相與琢磨去

盡少年之色須用薰悟之鉏痛以治之蚤負盛名屢不
得志於有司山谷極口慰藉更勉之曰子瞻論作文法
須熟讀檀弓大是妙論書法甚工然少波峭政以觀古
人書少耳可取古法帖日陳左右事業之餘輒臨寫數
紙頗勝弈棋廢日後徐師川贈詩謂字直千金師智永
則進乎技矣其工妙可知也放翁題跋曰邠老詩妙絕
世恨不見其字今見此帖無復遺恨其詩如和中興碑
送山谷貶宜州東坡輓辭之類竟與重陽一句詩竝傳
寄贈饒德操有文如二稚徒懷璧之詠後德操爲僧果

名如壁呂舍人以爲詩讖至今臨汝人尙能言之

謝逸 謝邁

逸字無逸臨川人布衣而名重搢紳於書無所不讀於文無所不能有韻之言尤超軼絕塵秉性峻潔生平不喜對書生山巔水凜多從衲子遊朱世英守撫日以德行薦於朝意不欲行不得已詣之信宿而返從弟邁字幼槃食貧嗜古樂志不仕自號竹友以詩文媲美其兄時稱二謝居仁云謝康樂詩規模宏大爲一世冠元暉詩清新獨出又自有過人者無逸似康樂幼槃似元暉

眞足追配古人山谷讀其與老仲元詩大驚曰使在館
閣晁張流也恨未識之耳一日惠洪過溪堂見無逸所
居一室生涯如龐蘊少君方炊稚子宗野汲水無逸誦
書掃除見師放帚大笑曰聊復爾耳相與飯菽作偈而
還朱世英聞而和之東鄰有甯生者年二十餘以鏤刻
佛像爲業俄遊京師因其役得將仕郎歸家日華裾細
馬閭里聚觀門弟子不懌者累月豈非傷無逸負出世
之才年未五十一命不沾而殞曾甯工之不若乎噫唏
不識天下之爲甯工者比比也崇觀閒欲求如二謝之

高風勁節當世有幾人哉溪堂竹友二集係門人所編
長短句九天然工妙今詩餘所載僅劍首一吷耳

洪朋 洪芻 洪炎

朋字龜父豫章人山谷之甥也舉郡試第一家世業儒
至龜父而聲聞益著山谷極贊其詩句甚壯不負相期
之意又云龜父筆力可扛鼎不無文字垂世力學有暇
更精讀千卷書乃可畢茲能事寫韻亭詩泓崢蕭瑟不
可言喻居仁謂作詩至此幾乎傾倒無餘山谷嘗問甥
最愛老舅詩中何語龜父舉蜂房各自開戶牖蟻穴或

夢封王侯黃流不解浣明月碧樹爲我生涼秋以爲深
類工部山谷曰得之矣自存詩僅百篇山谷歎其句句
可傳次芻字駒父第進士才氣筆力尤爲超邁山谷往
往閱其詩而歎曰不意江南澤中產此千里駒也駒父
才而傲頗以詩酒廢吏事每讀時輩篇什大叫云使人
齒頰皆甘其人喜而問之曰似何物荅云不減樹頭霜
柿人每頰面而去靖康中爲諫議大夫汴京失守駒父
唯痛飲沈醉以誣陷坐貶沙門識者寃之渡海詩云關
山不隔還家夢風月猶隨過海身竟卒島中所著有豫

章職方乘前後老圃集詩話香譜等作俱極博雅子枿
字仲本亦能詩爲徐師川壻嘗出知永州次炎字玉父
元祐末登第官至著作祕書少監重聽嘗對上曰世人
皆聾於心臣獨聾於耳心則了了唯上所使後因事免
復起少監有詩再入蘭臺逢舊史重遊東觀閱新書家
徒四壁今無屋誰爲君王賦子虛周少微輯杜陵逸詩
二十八首其一係玉父石刻得之江中相其風致當不
讓伯仲氏也次羽字鴻父元符末入黨籍遂終其身世
號才子四洪潘邠老作洪氏倦殼軒詩比之封胡遏末

姑溪李端叔曰魯直成就諸甥之意可謂盡矣故率然自知類不相遠蓋一本於舅氏也

饒節

節字德操臨川人詩句蕭散苦學副其才情絕非常緯可到尤善銘贊古文辭嘗作佛米贊許彥周最服之謂武將念佛以米記數得三升也將軍念佛難於遣詞觀德操所作雖柳子厚曲折不過是矣夙有大志既不達縱酒自晦或數日不醒醉時往往登屋危坐浩歌慟哭達旦乃下又嘗醉赴汴水適遇客舟救之獲免祝髮後

句更高妙殆不可及有別外弟蔡伯世詩極詆近日學禪者不能得達摩嫡派紛紛岐路因自號倚松道人朱考亭曰紫薇呂公名德之重一言一動皆有法戒其論汪謝諸賢高志清節皆可以傳信後世獨饒節者一旦毀削膚髮殄滅天倫而諸公環視無一人能止而救之者或乃更從嗟嘆以是爲不可及亦獨何哉嗟乎考亭之言猶余志也第稽德操生平非僅因飲顛而棄家者觀其勸紫薇專心學道有好貸夜窗三十刻胡牀趺坐究幡風之贈真再來人也但憐其才而益悲其遇耳

祖可 善權

祖可字正平丹陽人蘇伯固堅之子養直庠之兄也住廬山與善權同學詩骨氣高邁爲徐師川所推羅源陳善曰子與僧惠空論今之詩僧如病可瘦權嫌其太清空云往在豫章與李商老論詩及此商老云可詩句句是廬山景物意亦以太清爲病余謂清非詩之病也可師有亂山爭夕陽之句善權歎其精絕與養直唱和真隱詩如漱壑夜泉響掃窗春霧空等詠往往得意外警妙其刻苦洵有過人者善權詩渚宮禪伯唐齊己淮甸

詩豪宋惠崇其自負可知矣大抵二師之於韋蘇州性而有之非關學也吳虎臣云正平工詩至長短句甚佳世僅稱其詩耳有東溪集

徐俯

俯字師川分寧人山谷之甥也由通直郎歷右諫議大夫紹興初賜進士出身英才茗發負磊落不羣之氣每事不肯居人下通判吉州時取郡長陳虛中判案抹而改之其他可知也嘗作上藍莊詩託龜父寄山谷公讀數過歎其詞氣甚壯不類少年書生爲之喜而不寐後

東坡少游後山皆歿山谷憂斯文將墜規模遠大不意
於師川復見之因目爲頽波之砥柱公在宜州有手書
日記嗣傳入禁中高宗篤愛之日置御案乃召師川擢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師川每語人
曰東坡山谷瑩中三先生余極敬畏然其瑕疵有可笑
者東坡欲學長生不死山谷赴官姑熟聞當罷七日符
至乃行瑩中時對日者談命皆顛倒可笑也師川持議
若此可謂不阿所好矣所著有東湖集長子璧字待價
豪邁能文詞擬上書萬言欲投匭極言時政無所諱避

師川見其橐大驚奪而焚之惜乎早世使其長年焉知
非幹蠱才耶

林敏功 林敏脩

敏功字子仁蘄春人年十六預鄉薦下第歸歎曰軒冕
富貴非吾願也杜門不出者三十年弟敏脩字子來俱
以詩賦相高元符末蔡元度薦之累徵不起政和中賜
號高隱處士子仁寄均父詩饒三落拓我迂疎饒三指
德操也子仁殆借以自況焉耳山谷寄立之云林處士
詩甚佳碧落碑無贗本也二林詩文凡千餘篇號松坡

集

汪革

革字信民臨川人試禮部第一分教長沙於文無不精
到曾代滎陽公作張子厚哀詞膾炙一時爲詩尤警拔
絕倫謝無逸號溪堂居士寄詩贈之有溪堂春水想扶
疎之詠德操見而歎曰公詩日進而道日遠矣呂舍人
殆謂其用功在此而不在彼也信民和呂公欲晴詩春
日絕句等篇敲字戛句匠心獨妙嘗謂人能咬得菜根
斷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稱賞生平清操至今

尙可想見有清谿類彙論語直解并詩話一卷

韓駒

駒字子蒼蜀之清井監人父爲峽州夷陵令與內侍賈祥爲莫逆交政和中裕陵問祥遷謫時有何人材祥卽出子蒼詩文以進首篇有太乙眞人之句上覽奇之卽批出賜進士第除祕書省正字不數年遂掌外制譏祀明堂園壇方澤樂曲早歲以詩擅天下蘇黃門一見比之儲光羲王平甫稱爲官樣文章坡公題其詩卷云唐朝文士例能詩李杜高深到者稀我讀君詩笑無語恍

然再見儲光羲二蘇所見何其不謀而合也子蒼每詩
成輒反覆塗乙又歷疏語所從來至旣以予人久或累
月遠或千里復追取更定無毫髮恨迺止與徐師川友
遂受知於山谷周益公題山谷與子蒼帖曰士大夫少
負軼才其詩章固已超絕然須經前輩題品乃自信不
疑如參禪雖有所得猶藉宗師之印可耳子蒼嘗言我
自學古人庶乎於山谷近之矣後僑居臨汝從者益衆
酬唱之樂不減元祐諸公大歇菴詩師川所作子蒼手
錄之愛才賞音卽此足覘一斑諸孫曰藉能守家學陵

陽詩草迺手授放翁者刻之撫郡語錄一卷范季隨周士所編周士云子蒼所作不止此當更訪之癯翁教器之詩評自魏武而下凡二十九人子蒼與後山紫薇與焉亦足徵宗派一時之盛矣

李彭

彭字商老南康軍建昌人尚書公擇之族姪也家貧績學枕籍經史詩文能兼諸家之長尤究心釋典灌園脩水之上樂志自放而筆墨一出人爭傳寶以相矜誇公擇猶子李愬去言年少能文汪信民亟稱之以爲有過

其姪商老處居仁言商老詩文富贍宏博非後生容易
可到洪覺範至石門杲禪出商老詩偈巨軸讀之茫然
謂此道人蓋滑稽翰墨者也陳了翁問範師江西之詩
誰家爲最師荅曰駒父戲效孟浩然作語如王謝家子
弟風神步趨不能優劣商老和之如劉安見上帝大言
不遜豪氣未除獨師川有句在暮山烟雨西洲落照之
外未暇寫也師之品評如是真可稱佛門詩史矣商老
嘗負墓蓋乞書于東坡公作大小兩軸囑其擇而用之
且勉之曰德叟有子不亡矣坡公書山谷跋其後云

晁沖之

沖之字叔用一字用道鉅野人授承務郎以詩擅名呂居仁曰衆人方學山谷叔用獨專學老杜其昆仲之所講究者素矣所作李廷珪墨詩通首雅健卽杜老無以復過高秀實論其脫去世俗畦畛不讓古人與居仁唱酬最劇曾戲語居仁我詩非不如子我作得子詩只是子差熟耳居仁戲荅云卽熟便是精妙處叔用大笑以爲然喜作長短句如臨江仙上林春慢等闕發音吐響出人意表有具茨集

夏倪

倪字均父蘄州人自府曹左官祁陽監酒文詞富贍儕輩罕及嘗以天寒霜露繁遊子有所之爲韻作十詩畱別饒德操曲盡芊綿之致赴江守日張彥實有贈行詩未覺朝廷疎汲黯極知州郡要文翁均父朝夕諷誦之其服官之勤可知也詩文一集呂紫薇爲之序論學詩當識活法極其明快可補入詩話

王直方

直方字立之南州人舍人元才械之子也補承奉郎力

學汲古家藏圖史書畫甚富山谷極愛其文嘗云立之
如璫枝瑤樹常欲在人目前所寄楚詞二章寂齋賦一
首竝爲佳作因名其書室曰定志齋蓋取我祖維求定
之意也山谷一日在市上見蠟梅開立之投以詩公喜
曰數日天氣驟煖固宜木根有春意動者遂爲詩人所
覺極歎足下韻勝也偶病憂其子不克負荷盡以詩畫
寄交舊居仁初未與公相識亦寄數種均父作詩慰之
云書來整整復斜斜蓋笑其病中作字如此特舉山谷
雪詩以戲之耳立之詩話載洪駒父詩一首胡生畫山

水烟雨山更好鴻雁書遠空馬牛風塞草邠老愛第二
句余愛第三句山谷愛第四句師川愛第三句第四句
以是知詩特患不佳耳既佳矣欣賞者其妙在正不同也

高荷

荷字子勉荆南人元祐太學生官蘭州通判學杜子美
作五言頗得句法山谷自戎州歸荷以五十韻見公有
蜀天何處盡巴月幾回彎之句公愛而和之并跋其後
曰子勉作詩以老杜爲標準用一事如軍中之令置一
字如關門之鍵而充之以博學行之以溫恭蓋天下士

也寄李端叔書比得荆南一詩人極有筆力使之淩厲
中州恐不減晁張恨公未識之耳其推服若此柰晚爲
童貫客不爲輿論所與自號還還先生其詩亦不傳

李錞

錞字希聲

人鶚案李希聲
官至祕書丞

江端本

端本字

臨川人宣和二年通判温州

鶚案江端本
字子我陳畱

人鄰幾之孫靖康中以薦爲承務郎賜進士出身諸王
官教授上書辨宣仁誣謗遭黜南渡寓家桐廬之鷓鴣
原後爲太常少卿有七里先生自然菴集○廷博案劉
後村江西詩派小序端本字子之子我則端友字也厲

蓋誤箋又案端友本不入社而厲氏宋詩紀事于詩派中列端友而轉遺端本則又誤矣因附正之

揚符

廷博案元本作楊今訂正

符字

人詳俟補入

鶚案揚符字信祖未詳爵里有詩集一卷有吏

道官官惡田家
事事賢之句

呂本中

本中字居仁壽春人遷寓洛陽復徙婺州申公之孫舜徒少監之子成公之祖也宣和中爲樞密院編脩紹興初特賜進士累官侍講中書省號紫薇省故稱紫薇舍人家學淵源有中原文獻之目性清約唯以著述爲己

任生平因詩以窮耽禪而病清癯若不勝衣一室蕭然
凝塵滿榻裕如也嘗序詩社宗派圖謂詩有活法若靈
均自得忽然有入然後惟意所出萬變不窮楊誠齋又
從而序之亦以學者屬文當優游厭飫以悟活法孫穀
祥野老遺聞云作詩文若不得其道則千詩一詩千句
一句自少壯至老熟猶旦暮也居仁之於詩每一見一
變至於今駸駸乎其未已此豈偶然哉以是知詩有活
法不知研求徒講究奪胎換骨者末矣九經堂詩蓋公
與昭德尊老諸公師友講習漸漬所得陸放翁稱其雄

筆大論凜乎其可敬畏周益公跋曰呂十一丈在政和
初春秋鼎盛且方崇尚王氏學以蘇黃爲異端而手書
立身爲學作文之法乃如此其師友淵源固有所自而
特立獨行之操誰能及之近世謂以詩名家是殆見其
善者幾耳曾元嗣贈公詩呂家三相盛天朝流澤于今
有鳳毛世業中微誰料理卻收才具入風騷洵定論哉
靖康之役太學生汪若海作麟書一卷恢詭譎怪不減
長卿大人賦居仁謂其意實有在漢武帝蓋未之知也
東叟之爲麟書蓋得法於此予固知之矣老臣憂國之

言遂使東叟圍城上書忠義激發之氣千載如見公所

作宋論四十篇審時度勢洞若觀火官箴三十二則

綱鑑

云成公

皆身體力行之言服官者宜各書一通於座右他

如春秋解童蒙訓軒渠錄等書皆傳布於世乾道元年
平江守沈公雅刻紫薇集二十卷

張子編次宗派圖錄既成客復過而問曰信如子言
作詩者斷以江西爲法乎予曰否否詩派人之性情
也性情不殊繫乎風土而支派或分十五國而下槩
可知矣譬之水然水雖一其源流固自不同江淮河

漢皆派也若舍派而言水是鑿得泉而曰水盡在是井
豈理也哉江西之派實祖淵明山谷云淵明於詩直
寄焉耳絳雲在霄舒卷自如寧復有派夫無派卽淵
明之派也鍾記室謂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
果何所見而云然邪宗風旣祧居仁移其俎豆於山
谷蓋以山谷易似而淵明不易似也嗣是作者林立
海內翕然向風往來投贈目不給賞篇什之富梓於
厭原山中者詩派一百三十七卷續派十三卷可謂
極豫章之大觀矣南渡以來老成閒或彫謝又遇陵

陽韓子蒼僑寓臨川復執牛耳一時倡和之樂如曾
裘父錢遜叔輩又不下十數人四方傳爲盛事沿流
日久耳食之徒浸有起而訾議之者李文山遂謂元
和之後無詩楊廷秀亦有江西之詩世俗之作知味
者自能別之之語矧璫璫餘子哉朱考亭云江西之
詩自山谷一變至楊廷秀又再變以斯知一代之詩
未有不變者也獨江西宗派云乎礪谷羅畸與葛山
書年來屏棄江西爲人輕嫺但就陳黃中取數篇入
吾意者讀之便知古人爲不可及元遺山論詩三十

首有云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又云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由是觀之善學詩者支派雖分性情則一卽曹劉鮑謝李杜集中何嘗無淵明一派而諸家之所謂江淮河漢者自在也古來未有無派之詩卽未有無源之水今必執江西一派以求盡天下之詩是鑿井得泉者也詎復知江淮河漢之源流乎且居仁作圖名雖爲詩意實不專主於詩大約如制科以詩賦取士不過借以爲靖獻之資焉耳豈真據詩以定人之生平哉觀圖中首後山

而終子勉其寓意固已微矣後人舍立身行己不論
僅舉有韻之言稱爲宗派詩人而已嗟乎幾何不與
呂公論世尚友之旨大相逕庭也哉

紫薇作圖其大意已見於自序旣謂之圖則姓字自
有先後安得執此以較詩之優劣也如正平所云吾
乃居行閒乎子蒼曰我自學古人均父亦以在下列
爲恥是同社已失于喁之雅矣余意此特諸公及門
各尊其師之言也范周士曰呂公一日過書室取案
閒書讀之乃江西宗派圖也公言安得此書切勿示

人乃少時戲作耳及舉此語以問陵陽先生公語云
居仁卻如此說宗派圖本作一卷連書諸人姓字後
豐城邑閒刻石遂如禪門宗派高下分爲數等初不
爾也細繹周士此言不無水火烏可信爲必然哉且
不特此也東坡題山谷詩云見魯直詩未嘗不絕倒
又云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山谷則謂
東坡作詩未知句法山谷愛陳後山詩爲之揚譽無
所不至後山云人言我語勝黃語又何以解也豈文
人相輕自古已然雖賢者不能免耶

南州張扶長吏部作江西宗派圖錄薈粹諸書出處甚詳但二十五人內李錞江端本揚符三人小傳未備江子我在南渡初最知名其母夫人爲劉原父之女見晁以道壽昌縣君墓志兄端禮弟端本云云惟李錞僅以官傳揚符僅以字著耳因爲補綴于後庶好事者有攷焉南湖花隱識

此書從樊榭山民厲君借鈔校過并錄其跋語南湖花隱其新號也雍正癸丑秋九月九日勿藥記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新倩籍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